

乙丑
重編

飲冰室文集

冊
美

乙丑重編 飲冰室文集 卷七十六

第四集十八

新會 梁啓超

時事雜論（續前）

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

雙十節天津學界全體慶祝會講演

今日天津全學界公祝國慶，鄙人得參列盛會，榮幸之至。我對於今日的國慶，有兩種感想：第一，是辛亥革命之意義；第二，是十年雙十節之樂觀。請分段說明，求諸君指教。

革命兩個字真算得中國歷史上的家常茶飯。自唐虞三代以到今日，做過皇帝的，大大小小的不下三四十家，就算是經了三四十回的革命。好像戲台上一個紅臉人鬼混一會，被一個黃臉人打下去了，黑臉人鬼混一會，又被一個花臉人打下去了。拿歷史的眼光看過去，真不知所爲何來。一千多年前的劉邦曹操劉淵石勒，是這副嘴臉；一千多年後的趙匡胤朱元璋忽必烈福臨，也是這副嘴臉。他所走的

路線，完全是「兜圈子」，所以可以說是絕無意義。我想中國歷史上有意義的革命，只有三回：第一回，是周朝的革命，打破黃帝堯舜以來部落政治的局面；第二回，是漢朝的革命，打破三代以來貴族政治的局面；第三回就是我們今天所紀念的辛亥革命了。

辛亥革命有甚麼意義呢？簡單說：

一面是現代中國人自覺的結果。
一面是將來中國人自發的憑藉。

自覺覺些甚麼呢？

第一：覺得凡不是中國人都沒有權來管中國的事。

第二：覺得凡是中國人都有權來管中國的事。

第一件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覺，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覺。這兩種精神，原

是中國人所固有，到最近二三十年間，受了國外環境和學說的影響，於是多年的「潛在本能」，忽然爆發，便把這回絕大的自覺產生出來。如今請先說頭一件的

民族精神。原來一個國家被外來民族征服，也是從前歷史上常有之事，因為凡文化較高的民族，一定是安土重遷，流於靡弱，碰着外來游牧慍悍的民族，很容易被蹂躪。所以二三十年來，世界各文明國，沒有那一國不經過這種苦頭。但結果這民族站得住，或站不住，就要看民族自覺心的強弱。何如？所謂自覺心，最要緊的是覺得自己。是「整個的國民」，永遠不可分裂，不可磨滅。例如猶太人，是整個卻不是國民，羅馬人是國民，卻不是整個，印度人既不是國民，更不是整個了，所以這些國從前雖然文化燦爛，一被外族征服，便很難爬得轉來。講到我們中國，這種苦頭，真算喫得夠受了。自五胡亂華以後，跟着甚麼北魏咧，北齊咧，北周咧，遼咧，金咧，把我們文化發祥的中原，鬧得稀爛；後來蒙古滿洲，更了不得，整個的中國，完全被他活吞了。雖然如此，我們到底把他們攆了出去，四五千年前祖宗留下來這分家產，畢竟還在俗們手裏。諸君別要把這件事情看得很容易啊！請放眼一看，世界上和我們平輩的國家，如今都往那裏去了？現在赫赫有名的國家，都是比我們晚了好幾輩。我們好像長生不老的壽星公，活了幾千年，經過千災百難，如今還是和小孩

子一樣，萬事都帶幾分幼稚態度。這是什麼原故呢？因為我們自古以來就有一種覺悟，覺得我們這一族人像同胞兄弟一般，拿快利的刀也分不開。又覺得我們這一族人在人類全體中關係極大，把我們的文化維持擴大一分，就是人類幸福擴大一分。這種觀念，任憑別人說我們是保守也罷，說我們是驕慢也罷，總之我們斷乎不肯自己看輕了自己，確信我們是世界人類的優秀分子，不能屈服在別的民族底下，這便是我們幾千年來能敷自立的根本精神。民國成立前二百多年不是滿洲人做了皇帝嗎？到了後來，面子上雖說是中國人被滿洲人征服，骨子裏已經是滿洲人被中國人征服，因為滿洲漸漸同化到中國，他們早已經失了一個民族的資格了。雖然如此，我們對於異族統治的名義，也斷斷不能忍受。這並不是爭甚麼面子問題，因為在這種名義底下，國民自立的精神，總不免萎縮幾分。所以晚明遺老像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張蒼水這一班人，把一種極深刻的民族觀念，傳給後輩，二百多年，未嘗斷絕。到甲午年和日本打一仗打敗了，我們覺得這並不是中國人打敗，是滿洲人拖累着中國人打敗。恰好碰着歐洲也是民族主義最昌的

時代，他們的學說，給我們極大的刺激，所以多年來磅礴鬱積的民族精神，盡情發露，排滿革命，成爲全國人信仰之中堅。那性質不但是政治的，簡直成爲宗教的了。

第二件再說那民主精神：倭們雖說是幾千年的專制古國，但倭們向來不承認君主是什麼神權，什麼天授。歐洲中世各國，都認君主是國家的主人，國家是君主的所有物；倭們腦筋裏頭，卻從來沒有這種謬想。倭們所篤信的主義，就是孟子說的「民爲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爲輕」。拿一個鋪子打譬，人民是股東，皇帝是掌櫃；股東固然有時懶得管事，到他高興管起事來，把那不妥當的掌櫃攆開，卻是認爲天經地義。還有一件，倭們向來最不喜歡政府擴張權力，干涉人民；倭們是要自己料理自己的事。倭們雖然是最能容忍的國民，倘若政府侵倭們自由，超過了某種限度，倭們斷斷不能容忍。倭們又是二千年來沒有甚麼階級制度，全國四萬萬人都是一般的，高一樣的大，一個鄉下窮民，只要他有本事，幾年間做了當朝宰相，並不爲奇；宰相辭官回家去，還同小百姓一樣，受七品知縣的統治，法律上並不許有什麼特權。所以政治上自由平等兩大主義，算是我們中國人二千年來的公共信條。

事實上能得到甚麼程度，雖然各時代各有不同；至於這種信條，在國民心目中，卻是神聖不可侵犯。我近來常常碰着些外國人，很疑惑我們沒有民治主義的根柢，如何能覈實行共和政體。我對他說，恐怕中國人民治主義的根柢，只有比歐洲人發達的早，並沒比他們發達的遲；只有比他們打疊的深，並沒比他們打疊的淺。我們本來是最「德謨克拉西」的國民，到近來和外國交通，越發看真「德謨克拉西」的好處，自然是把他的本性，起一種極大的衝動作用了。回顧當時清末的政治，件件都是和我們的信條相背，安得不一齊動手端茶碗送客呢？

當光緒宣統之間，全國有智識有血性的人，可算沒有一個不是革命黨。但主義雖然全同，手段卻有小小差異。一派注重種族革命，說是只要把滿洲人攆跑了，不愁政治不清明；一派注重政治革命，說是把民治機關建設起來，不愁滿洲人不跑。兩派人各自進行，表面上雖像是分歧，目的總是歸着到一點。一面是同盟會的人，暗殺咧，起事咧，用秘密手段做了許多壯烈行爲；一面是各省諮議局中立憲派的人，請願咧，彈劾咧，用公開手段做了許多羣衆運動。這樣子鬧了好幾年，犧牲了

許多人的生命財產，直到十年前的今日，機會湊巧，便不約而同的起一種大聯合運動。武昌一聲礮響，各省諮議局先後十日間，各自開一場會議，發一篇宣言，那二百多年霸占鋪產的掌櫃，便乖乖的把全盤交出，我們永遠託命的中華民國，便頭角崢嶸的誕生出來了。這是誰的功勞呢？可以說誰也沒有功勞，可以說誰也有功勞。老實說一句，這是全國人的自覺心，到時一齊迸現的結果。現在僭們中華民國，雖然不過一個十歲小孩，但僭們卻是千信萬信，信得過他一定與天同壽。從今以後，任憑他那一種異族，野蠻咧，文明咧，日本咧，歐美咧，獨占咧，共管咧，若再要來打那統治中國的壞主意，可斷斷乎做不到了。任憑甚麼人，堯舜咧，桀紂咧，劉邦李世民，朱元璋咧，王莽，朱溫，袁世凱咧，若再要想做中國皇帝，可是海枯石爛，不會有這回事了。這回革命，就像經過商周之間的革命，不會退回到部落酋長的世界，就像經過秦漢之間的革命，不會退回到貴族階級的世界。所以從歷史上看來，是有空前絕大的意義，和那紅臉打倒黑臉的把戲，性質完全不同。諸君啊！我們年年雙十節紀念，紀念個甚麼呢？就是紀念這個意義，爲甚麼要紀念這個意義爲要？我們把

這兩種自覺精神，越加發揚，越加普及，常常提醒，別要忘記。如其不然，把這雙十節當作前清陰歷十月初十的皇太后萬壽一般看待，白白放一天假，躲一天懶，難道我們的光陰這樣不值錢，可以任意荒廢嗎？諸君想想啊！

我下半段要說的是十年雙十節之樂觀。想諸君驟然聽著這個標題，總不免有幾分詫異，說是現在人民痛苦到這步田地，你還在那裏樂觀，不是全無心肝嗎？但我從四方八面仔細研究，覺得這十年間的中華民國除了政治一項外，沒有那一樣事情不是可以樂觀的，就算政治罷，不錯，現時是十分悲觀，但這種悲觀資料，也並非很難掃除，只要國民加一番努力，立刻可以轉悲爲樂。請諸君稍耐點煩，聽我說明：

樂觀的總根源，還是剛纔所說那句老話：「國民自覺心之發現」。因爲有了自覺，自然會自動，會自動，自然會自立。一個人會自立，國民裏頭便多得一個優良分子；個人會自立，國家當然自立起來了。十年來這種可樂觀的現象，在實業教育兩界，表現得最爲明顯。我如今請從實業方面舉幾件具體的事例：宣統三年，全

國紡紗的錠數不滿五十萬錠，民國十年已超過二百萬錠了。日本紗的輸入，一年一年的遞減，現在已到完全封絕的地步。宣統三年，全國產煤不過一千二三百萬噸，民國十年增加到二千萬噸了。還有一件應該特別注意的：從前煤礦事業，完全中國人資本，中國人自當總經理，中國人自當工程師，這三個條件具備的礦，實個也沒有，所出的煤，一噸也沒有；到民國十年，在這條件之下所產的煤四百萬噸，幾乎占全產額四分之一了。此外像製絲咧，製麵粉咧，製煙咧，製糖咧，製鹽咧，農墾咧，漁牧咧，各種事業，我也不必列舉統計表上許多比較的數目字，免得諸君聽了麻煩，簡單說一句，都是和紗廠煤礦等業一樣，有相當的比例進步。諸君試想，從一這種種物品，都是由外國輸入，或是由外國資本家經營，我們每年購買出了千千萬萬金錢去，張外國人，如今挽回過來的多少呢？養活職工又多少呢？至如金融事業，宣統三年，中國人自辦的只有一個大清銀行，一個交通銀行，辦得前在幼稚可笑；說到私立銀行，全國不過兩三家，資本都不過十萬以內。全國金融命脈，都握在上海香港幾家外國銀行手裏頭，捏扁搓圓，憑他尊便。到今民國十年，公私大小銀行

有六七十家，資本五百萬以上的亦將近十家，金融中心漸漸回到中國人手裏。像那種有外國政府站在後頭的中法銀行，宣告破產，還是靠中國銀行家來救濟整理；中國銀行公會的意見，五國銀行團不能不表相當的尊重了。諸君啊！諸君別要誤會，以為我要替資本家鼓吹；現在一部分的資本家誠不免用不正當的手段，掠得不正當的利益，我原是深惡痛恨；而且他們的事業，也難保他都不失敗。但這些情節，暫且不必多管；我總覺得目前這點子好現象，確是從國民自覺心發育出來：「中國人用的東西，為什麼一定仰給外國人？」這是自覺的頭一步；「外國人經營的事業，難道中國人就不能經營嗎？」這是自覺的第二步；「外國人何以經營得好，我們從前趕不上人家的在什麼地方？」這是自覺的第三步。有了這三種自覺，自然會生出一種事實來：就是「用現代的方法，由中國人自動來興辦中國應有的生產事業。」我從前很耽心，疑惑中國人組織能力薄弱，不能舉辦大規模的事業。近來得了許多反證，把我的疑懼逐日減少。我覺得中國人性質，無論從那方面看去，總看不出比外國人弱的地方；所差者還是舊有的學問智識，對付不了現

代複雜的社會。卽如公司一項，前清所辦的什有八失敗，近十年內卻是成功的成數比失敗的多了。這也沒甚麼稀奇，從前辦公司的不是老官場便是老買辦，一釐新智識也沒有；如今年富力強的青年或是對於所辦事業有專門學識的，或是受過相當教育常識豐富的，漸漸插足到實業界。就算老公司裏頭的老輩，也不能不汲引幾位新人物來做臂膀。簡單說一句，實業界的新人物新方法，對於那舊的，已經到取而代之的地位了。所以有幾家辦得格外好的，不惟事事不讓外國人，只有比他們還要新新進步。剛纔所說的是組織方面，至於技術方面，也是同樣的進化。前幾天有位朋友和我說一段新聞，我聽了甚有感觸，諸君若不厭麻煩，請聽我重述一番。據說北京近來有個製酒公司，是幾位外國留學生創辦的。他們卑禮厚幣，從紹興請了一位製酒老師傅來。那位老師傅頭一天便設了一座酒仙的牌位，要帶領他們致敬盡禮的去禱拜。這班留學生，自然是幾十個不願意，無奈那老師傅說不拜酒仙，酒便製不成，他負不起這責任；那些留學生因爲熱心學他的技術，只好胡亂陪著拜了。後來這位老師傅很盡職的在那裏日日製酒，卻是每回所製總

是失敗；一面這幾位學生在旁邊研究了好些日子，知道是因爲南北氣候和其他種種關係所致，又發明種種補救方法，和老師傅說，老師傅總是不信。後來這些學生用顯微鏡把發酵情狀打現出來，給老師傅瞧，還和他說明所以然之故。老師傅聞所未聞，纔恍然大悟的說道：「我向來只怪自己拜酒仙不誠心，或是你們有什麼沖撞，如今纔明白了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！」從此老師傅和這羣學生教學相長，用他的經驗來適用學生們的學理，製出很好的酒來了。這段新聞，聽著像很瑣碎無關輕重，卻是「科學的戰勝非科學的」真憑實據。又可見青年人做事，要免除老輩的阻力而且得他的幫助，也並非難；只要你有真實學問，再把熱誠貫注過去，天下從沒有辦不通的事啊。我對民國十年來生產事業的現象，覺得有一種趨勢最爲可喜，就是科學逐漸占勝科學的組織，科學的經營，科學的技術，一步一步的在我們實業界中得了地盤。此後凡屬非科學的事業，都要跟着時勢，變計改良，倘其不然，就要劣敗淘汰去了。這種現象，完全是自覺心發動擴大的結果，完全是民國十年來的新氣象。諸君想想，這總算數得上樂觀的好材料罷。

在教育方面，越發容易看得出來。前清末年辦學堂，學費膳費書籍費，學堂一攬千包，還倒貼學生膏火，在這種條件底下招考學生，卻是考兩三次還不足額。如今怎麼樣啦，送一位小學生到學校，每年百打百塊錢，大學生要二三百，然而稍爲辦得好點的學校，那一處不是人滿，爲什麼呢？這是各家父兄有極深刻的自覺，覺得現代的子弟非求學問不能生存。在學生方面，從前小學生逼他上學，好像拉牛上樹，如今卻非到學堂不快活了。大學生十個裏頭，總有六七個曉得自己用功，不必靠父師督責。一上十五六歲，便覺得倚賴家庭，是不應該的，時時刻刻計算到自己將來怎樣的自立。從前的普通觀念，是想做官纔去讀書，現在的學生，他畢業後怎麼的變遷，雖然說不定，若當他在校期間，說是打算將來拿學問去官場裏混飯喫，我敢保一千人裏頭找不着一個。以上所說這幾種現象，在今日看來，覺得很平常；然而在十年前卻斷斷不會有的。爲甚麼呢？因爲多數人經過一番自覺之後，纔能得來，所以斷斷不容假借。講到學問本身方面，那忠實研究的精神，一天比一天增長，固然是受了許多先輩提倡的影響，至於根本的原因，還是因爲全國學問界

的水平線提高了，想要學十年前多數學生的樣子，靠那種「三板斧」「半瓶醋」的學問來自欺欺人，只怕不會站得住。學生有了這種自覺，自然會趨到忠實研究一路了。既有了研究精神，興味自然是愈引愈長，程度自然是愈進愈深。近兩年來「學問饑餓」的聲浪，瀰漫於青年社會，須知凡有病的人，斷不會覺得饑餓，我們青年覺得學問饑餓，便可證明他那「學問的胃口」消化力甚強，消化力既強，營養力自然也大，俗們學問界的前途，誰能設限量他呢？有人說：『近來新思潮輸入，引得許多青年道德墮落，是件極可悲觀的事。』這些話，老先生們提起來，什有九便皺眉頭。依我的愚見，勸他們很可以不必白操這心。人類本來是動物不是神聖，「不完全」就是他的本色。現在不長進的青年固然甚多，難道受舊教育的少爺小姐們，那下流種子又會少嗎？不過他們的醜惡遮掩起來，許多人看不見罷了。凡一個社會當過渡時代，魚龍混雜的狀態，在所不免；在這個當口，自然會有少數人走錯了路，成了時代的犧牲品，但算起總帳來，革新的文化，在社會總是有益無害。因為這種走錯路的人，對於新文化本來沒有什麼領會，就是不提倡新文化，他

也會墮落。那些對於新文化確能領會的人，自然有法子鞭策自己，規律自己，斷斷不至於墮落。不但如此，那些借新文化當假面具的人，終久是在社會上站不住，任憑他出風頭出三兩年，畢竟要屏出社會活動圈以外，賸下這些在社會上站得住的人，總是立身行己，有些根柢。將來新社會的建設，靠的是這些人，不是那些人。所以我對於現在青年界的現象，覺得是純然可以樂觀的，別人認爲悲觀的材料，在我的眼內，都不成問題。

以上不過從實業教育兩方面立論，別的事在今天的短時間內，恕我不能多舉。總起來說一句，僭們十個年頭的中華民國，的確是異常進步。前人常說：理想比事實跑得快，照這十年的經驗看來，倒是事實比理想跑得快了。因爲有許多事項，我們當宣統三年的時候，絕不敢說十年之內會辦得到，哈哈！如今早已實現了。尤可喜的是社會進步所走的路，一點兒沒有走錯。你看近五十年來的日本，不是跑得飛快嗎？可惜路走歪了，恐怕跑得越發遠，越發回不過頭來。我們現在所走的，卻是往後新世界平坦坦的一條大路，因爲我們民族本來自由平等的精神，是很

豐富的，所以一到共和的國旗底下，把多年的潛在本能發揮出來，不知不覺便和世界新潮流恰恰相應。現在萬事在草創時代，自然有許多不完全的地方，而且常常生出許多毛病，這也無庸爲諱。但方向既已不錯，能力又不缺乏，努力前進的志氣又不是沒有，像這樣的國民，你說會久居人下嗎？還有一件，請諸君別要忘記：我們這十年內社會的進步，乃是從極黑暗極混亂的政治狀態底下，勉強掙扎得來。人家的政治，是用來發育社會，我們的政治，是用來摧殘社會。老實說一句：十年來中華民國的人民，只算是國家的孤臣孽子。他們在這種境遇之下，還掙得上今日的田地，倘使政治稍爲清明幾分，他的進步還可限量嗎？

講到這裏，諸君怕要說：『梁某人的樂觀主義支持不下去了。』我明白告訴諸君：我對於現在的政治，自然是十二分悲觀；對於將來的政治，卻還有二十四分的樂觀哩！到底可悲還是可樂，那關鍵卻全在國民身上。國民個個都說『悲呀！悲呀！』那真成了舊文章套調說的『不亦悲乎？』只怕跟著還有句『嗚呼哀哉！』呢。須知政治這樣東西，不是一件礦物，也不是一個鬼神，離卻人沒有政治，造政治。